

把春天当节日过,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。

源于某一年的四月,整个月份都在外学习。周六周日心心念念赶赴家里,惦记着房前屋后的香椿和花椒芽有没有被人摘走,院子里的韭菜菠菜长什么样了。还有各类型菜,从早春的苦菜、苦碟,到晚一些的凳儿菜、芥菜、灰灰菜,都是时令鲜蔬。稍微晚几天,就老得不成模样。春天的野菜哪一样不吃到嘴里都觉得是种荒废。不知不觉间,“过春天”有了某种仪式感和郑重感。犹记得那一晚回到家,天已经黑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动手和面,包韭菜馅饺子。韭菜刚长一拃高,割时就有香气弥漫开来。香椿刚冒出芽,也采了几朵,剁了做馅。韭菜馅和香椿馅,并称春天二鲜,吃到嘴里才觉得这是在春天,心满意足。

我大概与别人不一样,是个喜欢吃树叶的人。这一点,领导和同事们都知道。有一年早春,

老领导去江南,看见鲜嫩的树叶就会念叨我,说若是我一同去了,看见这些树叶不定多高兴!去年春天

去宿迁,吃到了炸桑叶。一桌子菜肴,唯有这道菜念念不忘。爱吃野菜很多年,但最近几年越发吃得出感觉。比如今年,一直想去山里剜些野菜,但总难腾出工夫。去小市场专门买了一些。20元一斤,比寻常蔬菜要贵很多。更过分的是,还买了榆钱,五块钱买了一大包。过去这些东西从未被当作商品。一边感慨老乡有生财之道,一边也遗憾自己,为吃野菜花钱,平生还是第一次。

老家的大堤上野菜葱茏,偶尔回家遇到,会感叹不已。但乡邻们都不以为意。我告诉他们这个能吃那个好吃,他们鄙夷说,园子里种的菜尚且吃不过来,谁吃这些猪啃狗嚼的东西。他们说的是事实,我经常看见被遗弃的老黄瓜老倭瓜之类。可在山里

过春天

尹学芸

它们统统有了身价,那些民宿或农家院,用来招待远方来客,也是山珍。

挖野菜的记忆,温馨而又隽永。野葱野蒜都长在梨树下,那时节梨花正盛开,山上山下一片香雪海。我开车拉着母亲去山里,知道哪棵梨树下的野葱野蒜长得茂盛。它们去年长在这里,今年也会在相同的地方生长,土里有它们绵延不绝的根脉。那些葱蒜都像发丝那样细,把它们摘干净颇不容易。母亲最爱干这些费工夫的活计,她听着话匣子,一坐就是半天。

春天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好的馈赠。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老一辈管春天叫苦春,是因为青黄不接,家里没有隔夜粮,吃糠咽菜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形容。

我们能吃饱吃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,再把春天过出情致,得是有了一把年纪。赏花不算,那只是内容之一。遇到同好者,也是有趣的记忆。那时我在文化局工作,利用午休时间,跟两个同事去水库大坝采柳树叶。春天就是这样让人喜爱,柳树叶能吃,杨树叶也能吃。还有臭椿树叶和柰树叶,都能上餐桌。

伙房大师傅是高手,统统能把它们变成丰美的食物。只是打理它们费些工夫,要用清水反复浸泡两三天,让它们完全脱涩为止。

盘山在蓟州城西7公里处,古称田盘山、无终山,历史上有七十二座寺庙,大和尚智朴在盘古寺修行。智朴是扬州人,字拙庵,原为洪承畴手下的一员高级将领,战败后只身潜逃,明清鼎革时年三十五岁。康熙每年去东陵祭祀,路过田盘山都要与智朴和尚酬唱。现盘古寺遗址,尚存康熙赠智朴和尚“诗碑一通”,铭文为:“钤铎鸣山下,田畴雨露恩。经声连静舍,法语闭柴门。隐迹安无意,清思礼世尊。春风来拂面,依旧是乾坤。”

智朴工诗文,善绘画,多才多艺,著述颇多。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四十年,智朴去江南扫塔,探望了老友朱彝尊、吴玉峰、宋荦、洪昇等人,并于沧浪亭结成诗集画册《沧浪高

唱》。宋荦题诗曰:“清沟辟就老烟霞,瓢笠相过道路除。催得一瓶豆苗菜,来看三月牡丹花。”“清沟”便是智朴出家的地方,豆苗菜乃是盘山地区的一种出产。归来后,智朴闭门不出,专心评点小说。清代诗人、文学家王士禛戏称其为“净金圣叹”,意为佛家的金圣叹。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评书家,曾评点过小说《水浒传》。有史学家推断,智朴点评的小说也许与《石头记》有关,并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,由很多细枝末节以及智朴所处环境和名号加以佐证。

智朴最大的贡献之一,当属修了《盘山志》。共十卷,补遗四卷。“盘山之松以百万计,而其奇绝者多生于罅中。”当时的蓟州牧张朝宗为之作序,序中称道:“苦心坚思,以面壁功经营创始,九阅寒暑而志乃成。”可见盘山本无志,智朴始作之。也可见两人交谊深厚。方有智朴的一首诗流传至今:“年年春日为春忙,撷取春鲜贮满筐。遥忆官厨无此味,和烟带露寄渔阳。”

蓟州古称渔阳。好一个“遥忆官厨”,打动我的恰是这个“无此味”。“贮满筐”的必是野菜。古人也“过春天”,比现代人多了许多诗情和诗性。只是,过春天的古人我辈只能遥望,这样想,便觉得心下怅然。

虹口公园
(油画)
黄石

绿池、红梅与白鹭

毛芦芦

一池水,衬托得更清澈了,更晶莹了。

春寒料峭,一阵寒风吹过,落梅纷纷。顿时,水面上泊满了一艘艘小小、小小的梅花船。

这一艘艘指甲盖般大小的红船儿,在那个无名小池的水面上滑动、飘摇,这下子,池水更绿,仿佛生满了春草,就像宋代晏几道在《生查子·落梅庭榭香》中写的那样:“落梅庭榭香,芳草池塘绿。春恨最关情,日过阑干曲。几时花里闲,看得花枝足。”

春景虽浅,有这半树红梅足矣。

我心满意足地叹息着,正欲离开那个小池,没想到,我的脚步,竟惊起了离我不远处的一只白鹭。

本来,我并没有发现它,我的视

线,全被那树上和水中的梅花缠住了。

白鹭一飞,我的“视网膜”,不禁被它撞破了,而且,这“破网”,不由自主地缠到了鹭身上。

我惊喜交加地望着那翩翩舞动的白鹭,一颗心,呼啦一下,就骑到了它背上,因为在这零下的气温中,我万万没有想到,还能与鹭友邂逅,而且,还是那么圣洁优雅的白鹭!

“你不是春天的精灵吗?这么冷,你怎么还守护着这个小池?”我轻轻问它。

白鹭没有回我,它正蹁跹远去。不过,它没有完全离开小池,而是在池塘另一角降落了下来。呀,那不正是池塘的红梅角吗?

一只雪似的鹭,扑闪着翅膀,缩起纤细的长腿,悠悠然空降在那一片梅花倒影、梅花落瓣中,于是,鹭更洁白了,梅更红妍了,池水则更碧绿了。



读书一生,最难忘的,是上世纪80年代春天蜜蜂陪伴我读书的日子。

我初中毕业的时候,国家开始恢复高考。重视孩子教育的父母,见我们读书成绩还可以,便把哥哥和我转到了老家教育质量更好的后周中学。那是一所离家近四十里地的乡村中学。交通甚为不便的时代,我们只能在大礼堂一样的集体宿舍里找了个床位,住了下来。

转学以后的我忽然喜欢上了读书,那不是马马虎虎、得过且过地读,而是发自内心、充满愉悦和幸福感地读。从之前凭小聪明考个过得去的成绩,变成了有目标主动去读。思想一转变,学习轻松得如行云流水。

为了确保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,在学校担任教职的表哥建议我和哥哥一人学文科、一人学理科。我选择了文科。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英文,甚至

数学,都需要背。尤其是4册地理、6册历史,是上了高中以后才学的(当时高中是两年学习制),那么厚的10本书要弄通、弄会着实不易。怎么办?凉拌?那肯定不行啊,必须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它们啃下来。于是我早也读、晚也读,上课读、下课更读。而我最喜欢的,是吃过晚饭以后捧着书,到学校一墙之隔的田野里读。

新春开学以后,天气慢慢暖和起来,油菜花破蕾而出,宣告了春天的到来。似乎是一夜之间,大地金色一片。远远看去,那金灿灿的油菜花,一垄一垄的,铺满了大地,大地瞬间变成了金色的海洋。每当日出或日落之时,在朝霞的映照、晚霞的朦胧中,那天地间浑然一色的感觉,现在想来,都是美好无比。

蜜蜂伴读的日子

杨玉成

唱》。宋荦题诗曰:“清沟辟就老烟霞,瓢笠相过道路除。催得一瓶豆苗菜,来看三月牡丹花。”“清沟”便是智朴出家的地方,豆苗菜乃是盘山地区的一种出产。归来后,智朴闭门不出,专心评点小说。

清代诗人、文学家王士禛戏称其为“净金圣叹”,意为佛家的金圣叹。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评书家,曾评点过小说《水浒传》。有史学家推断,智朴点评的小说也许与《石头记》有关,并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,由很多细枝末节以及智朴所处环境和名号加以佐证。

智朴最大的贡献之一,当属修了《盘山志》。共十卷,补遗四卷。“盘山之松以百万计,而其奇绝者多生于罅中。”当时的蓟州牧张朝宗为之作序,序中称道:“苦心坚思,以面壁功经营创始,九阅寒暑而志乃成。”可见盘山本无志,智朴始作之。也可见两人交谊深厚。方有智朴的一首诗流传至今:“年年春日为春忙,撷取春鲜贮满筐。遥忆官厨无此味,和烟带露寄渔阳。”

蓟州古称渔阳。好一个“遥忆官厨”,打动我的恰是这个“无此味”。“贮满筐”的必是野菜。

古人也“过春天”,比现代人多了许多诗情和诗性。只是,过春天的古人我辈只能遥望,这样想,便觉得心下怅然。

智朴工诗文,善绘画,多才多艺,著述颇多。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四十年,智朴去江南扫塔,探望了老友朱彝尊、吴玉峰、宋荦、洪昇等人,并于沧浪亭结成诗集画册《沧浪高

唱》。宋荦题诗曰:“清沟辟就老烟霞,瓢笠相过道路除。催得一瓶豆苗菜,来看三月牡丹花。”“清沟”便是智朴出家的地方,豆苗菜乃是盘山地区的一种出产。归来后,智朴闭门不出,专心评点小说。

清代诗人、文学家王士禛戏称其为“净金圣叹”,意为佛家的金圣叹。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评书家,曾评点过小说《水浒传》。有史学家推断,智朴点评的小说也许与《石头记》有关,并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,由很多细枝末节以及智朴所处环境和名号加以佐证。

他是老人的孩子,他所讲述的故事,源自老人往日零星所述。老人的话语中,多有省略,未能尽述其详。

回想起那个年代的农村,一代人肩负着繁衍与养育下一代的重任,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说。

我听说一个关于男人诞生的故事。他的母亲在分娩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,他的头部被卡住,无法顺利产出。无奈之下,接生婆只得用剪刀狠心地剪开了他母亲的腹部,他这才重见天日,哇哇大哭。他母亲还未来得及看他一眼,便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从此,他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,老人得扮演两个角色。

我奶奶见孩子可怜,曾将他拥抱在怀里,然而,当他嗅到那熟悉的母乳香,却迅速地挣脱了。自幼,他便对贪婪的诱惑筑起心理防线,抗拒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“这已是久远的故事了。”男人轻声说道。然而,他不过三四十岁,这样的年纪,又怎能称之为久远呢?

或许距离并不遥远,然而,在心灵深处,那个时间却显得格外宽广,像是向着无尽的空间延伸。我忽然意识到,人生中的聚散,不要说是没有记忆痕迹的几十年,就算是普通的三四年,也亦如隔世。那种难以表达的痛楚,如细针轻刺,又如烈火灼烧,让人在无声的呐喊中,体会着生命的脆弱。

男人小的时候,木讷、呆滞,没什么本事,总是受人欺负。雪天,孩子们用冰做的箭朝着他的脑门上射,他丝毫感觉不到疼。后来,孩子们抛下冰箭,干脆用冰块朝他胸部砸,砸得血肉模糊,也没有听见他的哭声。

那时我的心脏会疼痛得流血。多少年来,我努力去掩盖那段事实真相,不让它冒出来,可又一次一次地掀开。

老人说话的调子,就像是在翻一本旧书,一页一页地翻开。我从小听他讲故事长大,他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,我就退到门槛上,那个门槛像是个边界,我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善良的人,可血溅到了我的脸上。

然后听见一群孩子,呼啦啦围拢过来,男人毫无顾忌地倒在我面前。一块石头变成了斧头。黎明时分,我听见村子里响亮的喊声,夜晚像是被纱布蒙着,特别的黑。

几个月后,像是历经了一场严冬,我见到男人时,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,瘦骨伶仃。

那年冬天,老人家来了一个姑娘。比男人小。自从姑娘来后,男人与姑娘保留着距离,他们彼此间不说一句话。某天,男人穿着绿色的衣服要离开村子。姑娘严肃地说,我本是个流浪的人,幸亏你们收留了我,我才有家。现在你要走了,从没有喊我一声妹妹,是不是不喜欢我。

姑娘说这话时,男人已经走到了村口。他忽然停住脚步,回头朝着姑娘喊:“喜欢的。”他们彼此相视着笑,那是第一次对视目光,只是中间隔着太远的距离。

男人受伤回到村子里时,我已离开村子好多年了,那个姑娘也已不知去向。我时常想起他时,想起那个雪天我就说不出滋味来,我怀念那个日子,甚至贪恋那以往无尽的白,可我却不愿回去,那一天,在我的记忆里,再没有长出一寸影子。

现在,男人成了一名烈士。老人的眼睛直视着前方,他的耳边回荡着男人的故事。洪水来临,水库即将崩塌,必须打开阀门——男人是退役军人……

于是我们都特别喜欢走到田野里去。吃过晚饭,太阳还高高的,和煦的春风慢慢吹来,似乎在说“读书啦读书啦”。而这时,总有同学的声音传来:读书去。听到喊声,同学们都会立即拿起书,出校门右转朝田野走去。很快,一条条的田埂上,来来回回地走着一个个如饥似渴的学生。

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我。根据学习计划,我今天语文、明天地理、后天历史地读着、背着。常常,我“读书不觉已春深”,只觉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。我一边读,一边看着油菜花背。在那油菜花的馨香之中,读书的效果甭提有多好。

效果好的原因,除了天地广阔、空气清新、花香宜人之外,更重要的是,是有蜜蜂的伴读。

油菜花开了,引来的不仅有书虫,

还有蜜蜂。蜜蜂飞舞在花间,一会儿飞起,一会儿落下。我念念有词地读着书,蜜蜂“嗡嗡”地采着粉。不,蜜蜂不是在采集着花粉,它也在读着书,读着它的甜蜜之书。蜜蜂在花粉前读一会儿,就会炫耀般飞到我耳边,它“嗡嗡”的飞舞声是在急迫告诉我,它读到它的书了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蜜蜂一只只飞来,它们都在告诉我它们的收获。

半个多月以后,油菜花谢了,它在蜜蜂的诵读中长出了菜籽。蜜蜂飞走了,它带着它的收获酿成了蜜。而我,在日复一日的田野书声中,也顺利考上心仪的大学,来到上海,开创了自己平凡而又奋斗的人生。

十日谈

春日读书

责编:郭影

大观园里的春光,大观园里的花,开了谢了,还会再开,请看明日本栏。

徐春林

消失的疼痛